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范曾说十二生肖

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范曾说 十二生肖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范曾说十二生肖/范曾著.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9
(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)
ISBN 978-7-300-10917-6

I.范…
II.范…
III.十二生肖-通俗读物
IV.K892.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46200号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范曾说十二生肖

范 曾 著
薛晓源 编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邮政编码	100080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	
电 话	010-62511242(总编室)	010-62511398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(邮购部)	010-62514148(门市部)	
	010-62515195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(盗版举报)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mm×230mm 16开本	版 次	2009年9月第1版
印 张	10插页2	印 次	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05 000	定 价	4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诗文书画集序

范 曾

古有善文而不善诗者，而善诗者不善文，则未之见。盖诗、文除思想为其核心而外，词藻之择用则诗必难于文。诗于音、韵之要求殊严，苟累积不丰，必窘于内；既有词藻矣，而无奇思妙想，则必赘于外。而善文者苟有诗之修养，于骈骊、对句、排比往往信手拈来，皆成妙构，则其文必异于庸常，而富于奇趣。诗虽非其长，而有裨于其文则必矣。近世有桐城派大手笔马其昶者，其文固一世之雄也，与范伯子为连襟。伯子先生激赏其文而每讽其诗，马其昶则盛赞其诗而颉颃其文。文人之交，盖不在宴饮之豪兴而在书屋之口锋也。

善诗、善文矣，而又善书者，古之大文豪大体如此。因科举之第一印象，为试卷上之书法也，能于科名过五关斩六将而书法恶劣者，不可得而见也。故古之命臣、大吏、学者字不佳者极少。近世则不然，科举见废，报纸以兴，报上文章备极华赡，而其稿则不忍或睹，如北京大学名儒刘师培是其人焉。亦有美学家吕荧者，文字之美自不

待言，及见其手稿，则其美文必打相当之折扣（当然不必）。

善诗、善文、善书矣，其砚中剩墨正无所施用，适案上有陈宣一纸，则跌宕数笔，竟有高雅之趣。久之，画石；又久之，画竹，文人画形成之过程，无一例外者此也。非若今之称“新文人画家”者流，胸有糟糠，而隳弃清逸，及题字之时，语焉不通，错字连篇，非文人而能作文人画，直可入《笑林广记》矣。

中国画家而无书法功底，决不可与于第一流之画家。此无他，中国画凭写而不凭抹、不凭描、不凭喷、不凭洒。中国画是灵智之域的胜果，不是耐心从事之苦差，更非费力卖块之工役。笔锋之运转，来自画家神经末梢对心灵悟性的传递，当神经末梢与笔锋合而为一之时，则天地精神在焉、人世沧桑在焉。每读八大山人画作，往往神思渺渺。天外烟霞，共我徘徊，真不知身在何处，今夕何夕。苟非笔墨神妙，何能置读者于梵天仙境。八大山人具诗人之魂魄，而略欠者诗人之章句，此固为一缺憾，然较死于章句，而无诗人魂魄者，则不啻天壤矣。

有问范曾诗、文、书、画水平之排列，画家必以为诗、文佳于书、画，作家必谓书、画佳于诗、文，其中心理的微妙感，不难体会。以我自己之评，凡至某一境界，略无可比列者，则自比其甲乙，不亦“个山驴”乎？愚事不作，智者不惑，余其勉旃。

再拨迷雾 (代序)

范 曾

王引之(1766—1834)的《经义述闻》是迄今为止,对“太岁”一词考证最详的一本古代训诂研究著述。他认为:“太岁所以纪岁也,其名有六:太岁一也,太阴二也,岁阴三也,天一四也,摄提五也,青龙六也。”据他说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称“青龙”、“天一”、“太阴”皆有赞颂“天神之贵者”之意;《尔雅》谓之“太岁”;《史记·天官书》谓之“岁阴”;《甘石星经》谓之“摄提”。至此,太岁的六种名称之出处,一一陈明。我们讲屈原的《离骚》:“摄提贞于孟陬兮”,这“摄提”正是指的太岁。而王引之的综论古籍,指出太岁作为星名,称谓有异而实一,厥功至鉅,也为我们研究天干地支提供了精审的法门。

王引之又进一步提出:“岁星为阳,右行于天;太岁为阴,左行在地”,这就是天干与地支的发轫。而许慎《淮南鸿烈解诂》则称,岁星在天为雄,太岁所以名太阴者,“正取在地之义,安得谓太阴非太岁乎?”则于前人“太阴非太岁”之伪说,彻底颠覆之。以纪年者,在天为岁星,在地为太岁之义遂彰明于世。

我们知道岁星在天，而太岁在地。岁星即木星，由西向东运转，所谓“右行于天”。而太岁则是人类为应和岁星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，十二岁为周所虚拟的“左行在地”的星辰，由东而西运转。至此，仅以岁星在天体中运行一周约十二年的岁星纪年，则转化为六十年一轮回的干支纪年，它的一切优点在我的《干支与生肖的迷雾》一文中有所阐述。

天干与地支的原始岁阳和岁名(岁阳以记十天干，而岁名则记十二地支)的怪诞奇谲，成了一个不解之谜。而南宋渊博的学者洪迈(1123—1202)在《容斋随笔》中，则有一段精辟之说：“岁阳、岁名之说，始于《尔雅》。太岁在甲曰阏逢，在乙曰旃蒙，在丙曰柔兆，在丁曰强圉，在戊曰著雍，在己曰屠维，在庚曰上章，在辛曰重光，在壬曰玄默，在癸曰昭阳，谓之岁阳(范按：即指木星——岁星“右行于天”的十个称谓)。在寅曰摄提格，在卯曰单阏，在辰曰执徐，在巳曰大荒落，在午曰敦牂，在未曰协洽，在申曰涒滩，在酉曰作噩，在戌曰阉茂，在亥曰大渊献，在子曰困敦，在丑曰赤奋若，谓之岁名(范按：即指人类虚拟之太岁星“左行在地”的十二个称谓)。以我之见，今人所惯用的“岁在”二字，是包含着岁阳之“岁”(天干)和岁名之“岁”(地支)这双重意义的。

因了这名称的奇谲不测，加上后来的使用者如司马迁之《史记·历书》，又有种种的变异，如阏逢为焉逢(范批：《史记·历书》载：“太初元年，岁名‘焉逢’”；《汉书》又载作“阏逢”。下述名称之变异，皆类此)，旃蒙为端蒙，柔兆为游兆，强圉为强梧，著雍为徒雍，屠维为祝犁，上章为商横，重光为昭阳，玄默为横艾，昭阳为尚章，大荒落为大芒骆，协洽为汁洽，涒滩乃为赤奋若，作噩为作鄂，阉茂为淹茂，大渊献、困敦更互，赤奋若乃为汭汉，由于和《尔雅》所开列之名称有的音近而司马迁似有所意蕴寄托，因之，译方言之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以洪迈之博闻强记，大

感一头雾水，乃有“此盖年祀久远，传写为讹，不必深辨”之喟叹，并斥之为“强解事者所作”，非无由也。

由于近人与古代语言之阻隔，误以太岁即木星，又误以为太岁非太阴，实是不知道“岁在”二字中的“岁”字，代表着“岁阳”和“岁名”两词，即天地俱在其中，这是本人纵览古今诸家之说后的结论，并不迁就辞书之解释(如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之《辞海》2050页“太岁”条之解释即大错)，也许，本文所陈是迄今关于干支纪年的一个最通达的讲法。

“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，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所畜，流俗之所轻也”(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)。司马迁对自己的卑微处境是深有所感的，古代的天文历法，不是一般人可以言说的，因之带有卜巫的神秘性。明代学者杨升庵以为“汉世术学(范按：此处称“术学”，有贬义)创为此名，藏用隐字，以神其说”，汉人又多迷讖纬之学，于仰天俯地之际，则更易“神其说”。

由于岁阳、岁名的怪异，古人已有种种的疑窦和种种“神其说”，而今人不甘落后，更有郭沫若之巴比伦说，竺可桢的印度说和岑仲勉的伊朗说，类皆瞽者摸象，殊难圆其创说。自司马迁至今二千多年，破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少，我们当然寄希望于来者。然而，我想本文的解释，已然可称再拨迷雾矣。

其实本人画十二生肖，并无意于研究十二生肖之起源，更无意于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讨，只是感到学术一事，终不可人云亦云，草草了事，故尔生发了稍稍言述之愿望，由此看到了一些颇有趣的学术现象，免不了略考其事，综其始终，写了两篇短文，以应编者的坚请。关于干支已是不胜其繁，而关于生肖则更是谜中之谜、五里之雾。这生肖不止汉族所独有，如彝族亦有之，且不同地区的彝族有不同的十二生肖：深山老林中

的彝族，生肖中有蚂蚁和穿山甲，靠近汉人的川滇黔彝族和蒙古族则与汉族的十二生肖全同。海南黎族，则改虎为虫，倒也和《水浒传》中称虎为大虫相类。傣族则有象庞然而在。维吾尔族则改龙为鱼，“鱼龙”二字倒是时时连用，几乎成连绵词者，有趣的是柯尔克孜族有以狐狸为生肖者。总之凡属约定俗成的东西，是说不清太大的道理的，在此领域中的“神其说”不会少于干支纪年。因为民俗学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领域，与本人作画、写诗时爽籁发而清风生的状态大异其趣。必欲写之，亦未尝不可，然则自己写来索然，以飨读者，读者必食之如鸡肋。子曰：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”，请住笔。

目 录

- 1 再拨迷雾 (代序)
- 3 干支与生肖的迷雾
- 16 说 鼠
万物相亲
知白守黑
《瓜鼠图》(题跋)
- 26 说 牛
七律八首
题《牧归图》
题《放牧图》敬献于许世友将军灵前
- 40 说 虎
大中画虎小叙
育莲画虎
题与冯大中合作之《神女伏虎图》
- 52 说 兔

58	说 龙
	关于龙
	题《画龙点睛》于南京
	《张僧繇画龙点睛》（题跋）
	水龙吟·题《画龙点睛图》
70	说 蛇
	蛇的传说
76	说 马
86	说 羊
	由羊想起
92	说 猴
	亦有佛性
	我有嘉宾
	瘞猴铭
	阿福歌
110	说 鸡
116	说 狗
	人类的益友
	古调十二韵寄沙皮狗美男子
126	说 猪
	从生肖豕说开去
139	十二生肖动物组图





干支与生肖的迷雾

干支，天干地支，中国古代纪年、月、日、时之法也；生肖，以十二地支用征个人出生之年龄，生于某年则属某物也。前者与古代之天文学、历史学有关，而后者则唯与个人之年龄有关。看似简单，但却成了中国历史学、天文学史、民俗学、图腾史的永远说不清的问题。从清初的大学者，至乾嘉的朴学家，到近世国学大师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郭沫若，楚辞权威游国恩，以至坊间命书、算卦先生都各执一辞。有些是天才的幻想和臆测，有的则纯属迷信与杜撰。然而，干支与生肖的问题还会继续研讨下去，永无十全的结论成为其尽期。于是我将此文名之为“迷雾”而不敢称之为“明辨”，即本文旨在说明迷雾之所在，而不奢望拿出言之凿凿的绝对正确的答案。在迷雾中的漫行，将是有趣的诗意的历程。

一、从《楚辞·离骚》谈起

《楚辞·离骚》开篇，屈原即高其身价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，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

这里诗人亦与帝王自称天子、西方人称上帝之子一样不能免俗，十分确切地称自己是五帝之一高阳——颛顼的苗裔。他的唯一依据是楚之先是来自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。“朕皇考曰伯庸”一句有两种解释：其一，皇，美也，父死称考，故此句可译为“我的有美德而富令名的父亲字伯庸”；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引东汉蔡邕说过：“朕^①，我也。古者上下共之，咎繇与帝舜言，称朕，屈原曰‘朕皇考’。”可为此说之佐证。其二，唐注《文选》以为屈原为人子，岂敢妄称其父名而自称“朕”？我以为“皇考”不必确切指其父，而是笼统赞颂其有嘉功懿德的父祖先辈^②，而“伯庸”则或为族名。“朕”似也可理解为自己族群的泛称，不必一定解释为“我”。“朕”在没有成为帝王专用之时，如秦代之前的用法还有待细考。

屈原是极重视天生的“内美”的，因此在自报家门之后，便把自己奇妙的生辰托出，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”用两句诗隆重申述生辰，足见奥妙必在其中。按王引之著《经义述闻》之考，“摄提”即太岁之名。据《尔雅》称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”，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云：“太阴在寅，岁名曰摄提格”，又据《开元占经·岁星占篇》称：“摄提在寅”（重点号为作者所加），此“寅”年无异义也（作者按：史界有

① 《尔雅》为“我”义，通称，谦辞。于省吾释甲骨文，则为“我的”。

② 持此说者有刘向、叶梦得、王闿运、闻一多等。



屈子行吟图

以为“摄提”为“摄提格”之略称者，又称“摄提”为岁星名，而“摄提格”为年类名者，非关本文文旨，故从略其考)。“贞”，正也，正在也。

“孟陬”，正月之春也，那么“男始生而立于寅”（《孝经》），此处之正月，便是“寅”月无疑义也。“惟庚寅吾以降”，此“庚寅”置于年、月之后，固为“寅”日无疑义也。“寅”之义三见于此两句诗，则简译之当为“我生于寅年、寅月、寅日”，清初顾炎武判断此两句诗应该年、月、日俱全，然未言及详，是考家慎思细密家数，能谈到“年、月、日俱全”已是不易，不应苛求。至于进一步有人称屈原生于“虎年、虎月、虎日”，则不免所据阙如，不可贸然以为定论，因为文章至此，我尚未有一句提及地支与生肖之关系。在屈原看来，寅年、寅月、寅日已是生时不凡了，至于屈原之时是否确切知道自己属虎，那还是一个悬疑。

我们可以零星地在早于屈原的《诗经》中看到一些诗句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吉日》中“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马”，已将“午”与“马”对应。而在公元前217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秦简中《日书》有《盗者》篇，以作占卜盗者相貌特征之用，载云：“子，鼠也，盗者兑口希须……丑，牛也，盗者大鼻，长颈……寅，虎也，盗者壮，希须，面有黑焉。卯，兔也，盗者大面头。辰(原文脱漏)盗者男子，赤青色……巳，虫也，盗者长而黑，蛇目。午，鹿也，盗者长颈小脰，其身不全……未，马也，盗者长须耳；申，环也，盗者圆面……”

这是屈原死后五六十年下葬的一座墓中出土物，不过将十二生肖中的大部分动物列叙其次(其中亦有不相合者如午、未)，以作为捕盗之佐，略类今之公安为搜捕犯人据口述想象素描像，与十二生肖之神圣性似有相忤。以此之故，我们暂不将屈原生于“寅年寅月寅日”称作虎年虎月虎日，虽然后者更显得虎虎有生气，也说不定屈原更加以为神奇高贵。